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這才問道：「他們的家就在河邊上？」

李青霞點點頭，金蒲孤又表示不相信地道：

「照這樣說來，他們是不願意讓人家知道的了，可是今天在湖上那個划船的似乎對那個女子很熟……」

李青霞笑笑道：

「駱仲和自己祇是每年一度出現在西湖上，他的一兒一女卻偶而會在湖上尋人開心，一下子突然從水面冒出來，跳到人家的船上，那些舟子以爲是神靈現身，借船使用，連忙跳下水去，而且下水的人，總是莫名其妙的地被送到遠遠的岸上，從來沒有人淹死過，因此大家也習以爲常了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這家人也怪……」

呂子奇卻忍不住問道：

「杭城中住著這樣一家武林高人，總鏢頭也知道他們的底細，爲什麼不告訴別人呢？」

李青霞臉色一紅道：

「就在我發現他們行跡的晚上，我正準備上床就寢，突然眼前一花，被人從背後拍了一掌，等我從昏迷中醒覺過來時，桌上插著一支鏢，正是我白天用以施暗襲的那一支，另外還留著一張字條，警告我少開口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總鏢頭被他們嚇住了？」

李青霞紅著臉道：

「人家的武功比我高多了，我被人家一掌拍昏過去，連來人是誰都沒有看見，當然祇好乖乖地聽人家的話了……」

金蒲孤又問道：「以後總縹鏢沒有再跟他們接觸嗎？」

李青霞仍是紅著臉道：

「有的！以後四海鏢局碰上兩三次辣手的綠林道，被人劫去了鏢，可是不到半個月，失去的嫖又神秘地回到鏢局，劫鏢者也都被人殺死了……」

金蒲孤頗感興趣地道：「是駱家人暗中幫的忙？」

李青霞點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！歸回的失鏢上附著一個小小的金鑄人像，我相信這是他們作爲我效金人緘口的報酬，這件事連先夫都不知道，可是他卻爲此糊裡糊塗而送了命，因爲那幾個綠林人物的喪生，江湖上都以爲是先夫的作爲，四海鏢局的名氣因此大振，而先夫也就此遭了綠林之忌，而慘羅人屠潘元甲的毒手……」

金蒲孤這時忽然哦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這麼一會事？」

呂子奇一怔道：「大俠想起什麼了？」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在下昔年學藝以金僕站長箭盡屠十六凶人時，爲了追索人屠潘元甲的蹤跡，曾經苦索數日而不得消息，後來得到一封匿名柬帖的指示才算找到了他，我一直在奇怪那投帖人是誰，現在才算得到了答案，我想一定是駱家人弄的手腳。」

李青霞也愕然道：

「大概是不錯的，妾身也正在奇怪駱家人既然肯幫助我們追回失鏢，何以先夫的慘死卻置之不理，原來他們是借重金大俠代行其事了！」。

呂子奇笑笑道：「看來他們是早對金大俠注意上了，金大俠是否有意前去一訪？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自然要去了，杭城中隱藏著這等高人，我應該去見識一下，何況黃姑娘還落在他們手中！」

李青霞卻道：

「駱仲和武功高不可測，金大俠在湖上開罪了他的女兒，此去以小心爲上……」

金蒲抓笑笑道：「那祇是一個誤會，駱仲和若是個明情理的人，便不應該怪罪於我！」

呂子奇道：「老朽也想陪金大俠前去見識一番！」

金蒲孤想想道：「呂老先生肯去自是最好不過，可是在下還想邀一個人幫幫忙？」

呂子奇怔然道：「大俠還有誰可邀？」

金蒲孤笑著不作聲，問李青霞借了一付紙書，走到一旁寫了幾行字，然後寫好信封交給李青霞道：「麻煩總鏢頭派個人送到靈隱寺去！（一三八）

八墓村

● 橫溝正史

即使他對新居醫師懷恨在心，直接找新居醫師報復就好了嘛！有必要毒死無辜的醜松先生嗎？」

「這很難說，如果爲了嫁禍給新居醫師，當然就有可能，而且在久野醫師的眼中，醜松也不算是無辜，因爲新居醫師搬來我們這裡當醫師之後，是醜松四處宣揚新居醫師的藥非常有效，所以久野醫師恨他也就不足爲奇了。況且在我們這種鄉下地方，能擁有毒藥的人，除了醫師之外別無他人。」

你不要再說了，殺人事件事關重大，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推測得到的。爲你介紹一下，這位先生即將成爲久野醫師的親戚。」

吉藏這時才注意到我，祇見一抹驚愕的神色逐漸在他的眼底凝聚。

「他就是鶴子的……」

「沒錯，他帶著醜松先生的骨灰，第一次回到我們村子，請多多指教。」

吉藏剛才得意囂張的態度頓時消失，靜悄悄地沉默不語，偶爾拾起頭來打量我，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：

「沒想到你果眞有勇氣將他帶回來了，村裡的人全都希望他不要回來，」

我的心情倏地降到谷底，在我進人村莊之前就聽到如此冷漠的歡迎詞，使我有如撞進冰山般寒上心頭。

吉藏很想一古腦兒將心裡的話說出來，但是美也子把臉轉向另一邊不理他，跟前的氣氛隨即沉寂下來。他拉長著臉，雙唇緊閉，不時用眼睛的餘光偷瞄我。

就在這氣氛凝重之際，公車已經來到八墓村的人口。車子一停住，吉藏首先跳下車，一溜煙跑掉了，不用說也知道吉藏的用意，他想比我們早一步返回村子。

回村子去緊急通報村人。美也子見了，忍不住長歎了一口氣。

「諏訪律師說的沒錯，這次回來，眞的需要有無比的勇氣，你還受得了嗎。」

我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心情從震驚轉力氣憤，不禁賭氣地用力點點頭。

從公車站進入八墓村必須越過一個山坡，坡度並不很陡，但是路況很差，除了腳踏車以外，其他的車子無法通行。大約步行了二十分鐘，我們來到坡頂。我永遠記得當我從坡頂向北眺望的那瞬間，一股陰沉晦暗的感覺向我襲捲而來。

八墓村位於窪形盆他的最底部，方圓二里，週圍有高山圍繞，雖然土壤貧瘠，依然被村民開墾耕作。從山腳到盆底間，有零星的水田點綴其間，水田的面積非常狹小，然而最怪異的還是水田四週都用柵欄圍起來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整個村莊就是一個養牛的牧場，牛可以任意睡在村道的任何地方，爲了防止牛祇踐踏糧食，因此村民在水田四週圈起一道柵欄。

前面提過我第一次目睹八墓村是六月二十五日，正是梅雨季節的黃昏時刻，雖然沒有下雨，但是雲幕低垂，分佈在盆地底部的建築物上方，彷彿像有什麼惡兆向我籠罩過來，使我不寒而慄。（二十五）

招魂

倪匡

我歎了一聲：「愈來愈古怪了，他當然不會是什麼明成祖，他是一個醫生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我也不禁遲疑了一下：「眞的，他怪之極矣，他現在專心在從事一項研究，可是卻全然不知他研究的課題是什麼，祇知……可能和研究神經不正當者的精神狀態有關。」

齊白吐了吐舌頭：「單是這一點。已經不知有多少東西可以研究了。」

那一晚，我們的討論到此爲止，第二天一早出發，齊白的神態，又變得十分神經質，不是自言自語，而且向我說了幾百次：「你千萬別透露我沒有蒙著你的眼，也不要得罪他。」

他又幾百次叮囑：「到了那山洞外，你總得讓我把雙眼蒙上才好。」

開始時我還答應他幾下，到後來，簡直懶得出聲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——那晚上，我和白素還是再討論了一下，都覺得齊白所說的那個「建文帝」，眞是一個鬼的可能性少之又少，「鬼上身」——靈魂干擾了腦部活動的可能性最大。那種情形，不少精神病患者，也不那種自以爲是歷史人物的病症，所以，我們又隱隱感到，「建文帝」和費力醫生，也大可能有關，更何況費力那麼奇特，那麼湊巧地問及了建文帝的下落。

開始的一段路程，並沒有什麼可以記述，在殘舊的飛機中到達了一個自空中望下去，一片灰樸樸的城市——城都有生命，是生氣勃勃，還是憂憂一息，最好的觀察角度是居高臨下。

然後，齊白進行了一些手續，我們就開始進山。帶的裝備並不多，因爲齊白說：「到了那巨宅，應有盡有，你決計想不到，在多層蠟封之下，過了幾百年，肉乾果脯，仍然香味撲鼻，酒，那是眞正的陳年老酒。」

齊白又說：「那地方，眞可以作長久居住，朱元璋爲他的孫子設想得很週全。

我「姑妄聽之」，反正入山不會很深，我和齊白都很有野外生活的能力，帶少點裝備，趕起路來，自然可以輕鬆許多。

入山第二天，就看到了那條灌木帶，從一個小山頭上向下看去，倒眞是奇景，那種灌木有著比其他樹木更深濃的綠葉，所以看過去，像是一條其長無比，濃綠色的帶子，一直伸展向前，蔚爲奇觀。

我們就沿著灌木帶向前走，第二天晚上，月色很好，我們的興致也不錯，都不想太早休息。夜靜到了極處，每一腳踏下去，踏在草上，都發出「刷」的一下向，走得快，「刷刷」的聲響就急驟，走得慢，聲音就緩慢，四面山影高聳，在感覺上，彷彿是到了另一個星球一樣。

午夜過後沒有多久，就聽到了潺潺水聲，齊白緊張了起來：「快到了，你把雙眼蒙起來吧。」

我搖頭：「何必那麼早，見到了你所說的那座山崖再說不遲。」

齊白堅持了一下，可是拗不過我，祇好作罷，他像是心事重重，唉聲歎氣。（六十三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「你好。」陳漢生也伸出手回握，他怎麼覺得這個男人的笑容底下，有股危險的威脅感。

「那這位是？」

「喔，這位是馬倩倩小姐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」辜仲暘把她摟得更緊了些，好像想證明什麼。

證明他很愛她嗎？歐嘉芝覺得之前的自己像個傻子。

「你好，我是歐嘉芝。」她大方地給了對方一個笑容。

「歐嘉芝？天啊，難道你就是『天使花嫁』的設計師？我好喜歡你設計的婚紗！」馬倩倩驚呼。

「謝謝。其實，世界上最美的婚紗，是自己所愛的人給自己的愛。」歐嘉芝語重心長地說。

「但寶貝設計的婚紗，一向是最美的。」陳漢生也跟著讚美她。「那辜先生跟馬小姐什麼時候要結婚呢？」

他沒想到自己無心問出的問題，同時炸花了三個人的思緒。

歐嘉芝望向辜仲暘，而馬倩倩也望著他，兩個女人都等待著他的答案。

「或許——很快。」

臉部的肌肉牽動嘴角，從他的嘴裡，說出了這個口是心非的答案。

歐嘉芝聽見自己心碎的聲音。

「仲暘，你好壞！」

馬倩倩笑到嘴角都快咧到太陽穴了，她簡直不敢相信他會這麼說，腦海中已想像著自己昇格成爲辜太太的模樣了。

「恭喜你們。」

「恭喜。」

這句恭喜，歐嘉芝是看著辜仲暘說的，她想，此刻她臉上的笑容一定很難看。

但爲什麼他的臉色看起來也很糟？一定是她看錯了，他就快結婚了，有的也應該是滿面的春風。

當地一聲，電梯門開了，裡面擠滿了人，祇剩下兩個人可容納的空間。

「我們先走了。」

歐嘉芝拉住陳漢生的手，迅速走進了電梯。

現在，她祇想快點離開這裡，當初她就不該去L.A.的，如果不去L.A.，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了……

「再見。」

當電梯門漸漸關上時，辜仲暘看見歐嘉芝用嘴形無聲地對他說著這兩個字。那一刻，他後悔了，後悔自己剛剛幹的蠢事。

他明明是來找馬倩倩談分手，然後要開始擬定計畫追求歐嘉芝的，怎麼會突然變成他要跟馬倩倩結婚了？

「他們兩個人眞是登對。」

馬倩倩一直沉浸在即將成爲辜太太的喜悅當中，根本沒注意到這當中有股怪異的氣氛。

「對了，我們什麼時候要去挑婚紗？聽說歐小姐的婚紗要預約很久才能排到耶。」

樂過頭的她扯著辜仲暘的手臂，一張嘴哇啦哇啦地說個不停，彷彿迫不及待地想快點完成這一切。

「倩倩，很抱歉，我們不會有婚禮。」辜仲暘不著痕跡地把自己的手臂自馬倩倩的手裡抽出，是他做錯事了，他該向她道歉。

「什麼？那你剛剛爲什麼要那麼說？」馬倩倩一張臉由喜轉怒，雙手握拳，等著他說出答案。

「我祇是……隨便說說。」知道是自己理虧，辜仲暘臉上有著愧疚，結婚這種承諾不該隨便說說的。（四十七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披了衣裳，拿了這詩稿，在房中走來走去，細細吟哦，向著月光道：「月老，月老，我蔣青巖做了這等好詩，若不得與華柔玉成就姻緣，你便無靈了。」說罷，從新去睡。

天微明，即便起來梳洗。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笑嘻嘻走到蔣青巖房裡，問道：「青巖兄，夜來曾入襄王夢否？」蔣青巖也笑道：「曾入夢來，見兩兄也在那裡觀望哩。」三人相視而笑。蔣青巖遂將昨夜的詩稿，遞與張、顧二人觀看，他二人看了一遍，大叫道：「妙絕，妙絕！直可與《高唐賦》並傳不朽，使我兩人神遊其間。小弟兩人，昨夜也各有一首絕句，特來請教。」張澄江便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來，遞與蔣青巖。蔣青巖從頭細看，頭一首是張澄江的，詩道：

有客尋著喜遇仙，花爭裊娜玉嬋娟。老僧詩句如能驗，願將明珠塔上懸。

第二首是顧躍仙和韻的，詩道：

蔣子今人一謫仙，卻從花底晤蟬娟。重遊好帶丹青去，爲寫春容座上懸。

蔣青巖看了讚道：「兩作甚佳，眞是情種。老和尚決然不謬，兩兄但坐而待之。」顧躍仙道：「吾兄也好備辦，去見令姑母了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弟正在此間打點禮物，奈客中不曾帶得，所有不過三四色，不知兩兄可有甚禮物帶在身邊否？」顧躍仙忙答應道：「有，有，小弟帶得有十六色一份厚禮，打算轉到紹興，送一個年伯，於今吾兄祇須換一個禮帖便了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如此妙甚。」忙去取了一個紅金柬來，照依顧躍仙禮單開寫，祇後面換了一柄詩扇在內，拜帖上竟寫「愚內侄蔣青巖百拜」。打點完備，分咐院子雇了一乘山轎坐了，院子和伴雲捧了禮物，拿了拜帖，蔣青巖向轎夫說明了去路，竟往華刺史宅中來。要知蔣青巖怎生認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　認姑娘中堂感舊　因表侄東院留賓

話說蔣青巖坐了轎子，不一會到了華宅大門首。那華宅的大門，是朝南開的，門外一帶竹籬高樹，進了竹籬，才是正經牆門，祇見大門緊閉，門上寫著一付對聯道：

避人如處子，不死愧忠臣。

蔣青巖下了轎子，一個老院子拿著名帖，一個院子上前打門。打了半晌，方才走出一個白頭院子來，開了門，看見蔣青巖主僕多人，那院子問道：「相公是哪裡來的？家老爺抱病多年，隱居山中，久不接見尊客，半月前往雁蕩山養病去了，不敢領帖。」（十三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磵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 45年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